

慢下来,等等老父亲

□章中林

父亲老了,父亲也小了。这些年,父亲的牙齿落了,眼睛花了,腿脚不灵便了。挺直的脊背弯下去,没有了当年的果断。做事喜欢问问我,要不要做,怎么做。本来他就知道,有什么问的呢?但是他却一遍又一遍地问。有时,他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就像当年我抓着他的手,依恋地望着他一样。父亲不善言辞。从我上学到工作,都是母亲和我说的。我的故事他大多是从母亲的嘴里知道的。就是我复读这样的大事,父亲也只是一句“不念了”,就把我从同学家拉了回来——那时,我准备和同学去高中报名。我哭,我闹,他不言语,直到母亲说她要钱做手术,我才安静下来——你要是先说,我会让母亲那么忧伤吗?

父母一生不容易,送走了三位老人,养大了我们兄妹三个。那时的生活困窘,但是只要父亲一出门,回家总会有牛皮糖或者糖葫芦带回家。父亲从不动嘴,都给了我们,他只是笑着看着我们吃。

现在,父亲老了。一进门,父亲就凑上来,依着我的膝盖坐着,望着我笑。冲牛奶给他,拿香蕉给他,他从来不拒绝,拿起来就喝,就吃。看着父亲嘴角都是牛奶和香蕉,我不禁想笑,这不就是我儿时的馋相吗?拿手巾给他抹嘴,他不动,眯着眼,含着笑。歇下来了,他就缠着我,问我的工作,问孙女的学习,似乎总也听不完,总也听不够似的。母亲叫我不要理他,但看看他期盼的眼神,我又怎能拒绝?

这些年在外颠簸,经常醉倒。父亲一见面就撵着我唠叨:

“这么大岁数了,要懂得克制。酒要喝,身体也要当心。天天醉,还有身体吗?”

前些日子,到医院查了查,医生说我“三高”问题严重,要注意调养,千万别喝酒。第二天一早,父母就从一百多里的家乡赶过来,背来了一大袋苦柚。“看你把自己糟蹋的,我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眼里是痛惜和责备。母亲说,苦柚是他跑了十几里地,到老中医家讨要来的。父亲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这一次他却没有走,还陪我睡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奇怪。母亲说,他是担心我不吃苦柚,想留下来看看。听着母亲的话,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片汪洋。

这些日子,父亲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问我苦柚吃了没有,医院去了没有。这“三高”一个苦柚就吃得好,那还有什么

必要上医院呢?心下这样想,但嘴上却响亮地应着他——苦柚我又买了,到医院医生说坚持得不错。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欢畅的笑声。

前几天回家,我因为急着要上班,小跑着去赶车,却听到母亲在身后喊着“中儿,等等你爸爸”。一回头,才看见父亲摇摇晃晃地挪着身子在追我。“爸,你回去吧,我赶时间。”父亲似乎没有听见,还是艰难地向前挨着。我放慢脚步,等着父亲,搀着他一起向车走去。要走了,这个一生没有和我说过“再见”的父亲,呆呆地笑着,用眼神送着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岁月将父亲还原成了孩子,但是在他眼里,我们却始终是他的孩子。面对着他越老越浓的牵挂,越老越深的执著,我们是时候该慢下来,等等他们了,不是吗?

微观

○○○

手机依赖症

积雪草

不能否认,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只要有一部手机在手上,好像世上从此无难事。但如果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手机,偶尔忘记带手机就不知所从,不知何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就是患上了手机依赖症,这是病,得抓紧时间治疗才行。

生活的本来模样并不是和手机紧紧绑在一起,日子不知怎么过着过着就次序颠倒了,不是手机为人所用,而是人被手机牵着走,手机里时刻提醒的新闻、股票、短信、微信,不瞅瞅心里就不踏实、就不忍心。

生活的本来模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生活还有另外一副模样,天高云淡,从容平淡,更重要的是能专心,能静心。专心去做一件事情,是一种幸福,哪怕是最普通的吃饭、睡觉、工作,也可以认真地去做,专心专一地去做那个过程,可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丽江的慢时光

木瓜

“你们为什么会抛开所有的东西来丽江?”我问客栈的老板阿力。

“当一切恰到好处,做这样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离开丽江的勇气了。”

欣赏那些活得精彩同时还能看见美的人,尊敬那些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还能尽情追逐美丽世界的人,人生进退皆可。

在丽江这样慢时光的地方,自由常被提及。想起那天和朋友聊起所谓自由,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更多的是与责任相连接的,是通过自我的努力和积累,能拥有更多选择权。不是年少想去哪就去哪,挥挥衣袖告别,看似很酷。而是选择不过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不接受什么,选择让身边的人安心,选择你最想要的而不是别人的人生,丰盛而踏实。

为自己感动

艳

年轻时被问,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选择谁,我毫不犹豫会选择前者。但如果现在问我,我会选择我爱的人。因为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爱,我会为自己无条件的付出感动。比如,看演唱会,几万人合唱,常常热泪盈眶,因为想起这首歌所承载的回忆,被自己的故事打动;工作加班辛苦到半夜,哭了几回,抱怨N次,战战兢兢走上台第一次讲解PPT,事后为自己完成挑战开心激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孩子生出来了,觉得做女人真伟大,为自己有这么大力量感到惊讶。步入30+的年龄后,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爱,为自己感动,为自己加油,不计较付出,成为更好的妈妈、爱人、朋友、员工。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浑水摸鱼

□凌大

星期天,我到小区附近的菜场买鱼。“鲫鱼多少钱一斤?”在渔摊前我问。“八块五。”鱼贩答。“八块卖吗?”“行!”我掂了两条大的给他称。他放在电子秤上一称,说一斤半。说完随即往地上一倒,另一人急忙动刀欲宰。我见状马上说不要杀。他听我这么一说,立即把鱼从地上拿起来又扔进水盆里,然后连鱼带水迅速装进厚厚的黑色塑料袋里,递给我。

我接过鱼袋,将其倒过来,把袋里的水倒净。然后从包里掏出弹簧秤,一称只有一斤二两,少了三两。于是我与其理论:“你水也卖钱?!”他虽满头满脸的不高兴,但哑口无言。结果我只付了一斤二两计九块六毛钱。倘若我同意他杀鱼,则我要多付两块四毛钱。因为鱼杀了就无法校秤了。鱼贩就是利用这一手,渴望买主要其杀鱼,

而且不等你说要杀,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他们表面上“积极”替你杀鱼,实质上是借以掩盖短斤少两的伎俩。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一般人喜欢吃鱼不愿杀鱼,因为麻烦。殊不知,这正中鱼贩下怀。他们利用杀鱼之机“浑水摸鱼”。我揭穿这一“秘密”,意在说明若不被鱼贩“宰”,还是自己杀鱼为好,以防他们趁机“宰你”。当然,你可以拿着鱼到校秤处校秤,但别忘了把塑料袋里的水倒净。不过,你若校过秤再回来要他杀,他就不干了。因为没有“油水”可捞了。不信?你试试!

若一人被“宰”两块四毛,那么十人、百人、千人……长年累月,要被其“宰”多少?所谓“一人不多十人许多”,一天他“浑水”要摸多少“鱼”?!有道是:秤平斗满,公平交易。善良的消费者,在当“上帝”时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哟。

真相

□凌凌

机舱的过道很窄,两边都等着通行的人,空姐此时正在清理餐盒。小小的送餐车挡住了过道,这时对面一个女人匆匆地走了过来,不顾送餐车挡在中间,硬是从餐车的另一边往这边挤,一不小心,餐车上的一个水杯翻了,整杯水倒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刻火气一下子冒了出来,我衣服湿了,鞋子也湿了,正准备与她争吵几句,可此时她早就离开了。

回到座位上我用纸巾开始擦身上的水渍,边擦边在心里嘀咕,这人真是的,走路完全不顾别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肯定也不懂得如何关爱别人,只顾着自己,完全不想别人。就在我还在为此事而生气的时候,那个女人居然走到了我的

面前,递给了我一个东西,一看,居然是我的手机。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原来在刚才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将手机无意间放在了台子上,忘记拿了。

她解释说,刚才由于急着想去洗手间,不小心撞到了餐车,将水洒在了我的身上。她到洗手间后,发现了手机,她说因为那时她只见我一人从洗手间出来,便料想手机是我的。她将手机递给我的时候,一脸的微笑,轻声问我:“衣服还好吧?”还在为此事生气的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话。我道了声谢。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临外出的时候,尽量不要与人发生争吵,多看,多想,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才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到烦恼之中,因为真相有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老人 [比利时]安德烈·陶赛德

念想

□宋鲁宁

到底是立冬了,天气有些寒冷,我又从衣柜翻出那件马甲穿上。马甲是几年前我自己的一件名牌外套改制的。灵机一动,把两个袖子剪掉,当作马甲穿。可袖子剪掉,我看着剪掉袖子的地方发了呆,这时,年近九十的祖母走了过来,让我给她纫个针,然后就开始缝了起来。

呢料的马甲穿在身上暖和和贴身。从此每年的冬天我都穿着。那时候每当我上网时,年迈的祖母总是喜欢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和我聊天。聊着聊着,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伤感涌上心头,想到年近九十的祖母生命已如风中之烛,随时都会熄灭。而我感到祖母似乎也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她尽量多地和我聊天,也有留一个念想给我的意思。只是我们两人都不说破。

在我进入四十不惑的那一年,祖母驾鹤西去。好几次母亲做着饭走到客厅指着身上那件有些旧了的棉布围裙对我说:“这是你奶奶留下的围裙,围着它就感觉老太太还在帮我做家务。”祖母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只不过弥留的最后一个月才卧床了。平常家里人让她干家务,她非要抢着干,说是活动活动锻炼身体。父母看他身体还行,就让她帮忙择菜洗碗。所以我有时会看到她围着围裙边洗碗边和同样干着家务的母亲聊天。

祖母离世后,坐在电脑前,穿着这件马甲,有时就会想到祖母和我聊天的那些日子,想着想着就会想得更多,想起在遥远的北方的故乡小城,在久远的小时候,在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我穿着祖母缝制的新棉袄和新棉鞋和我的小学同学走在上学的路上的情景,那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过寒冷。